



振兴之路 摄影 | 李发明 (湖南)

写意中国

林建明

看荷

七点多，骑上电瓶车到两里外的黄家桥看荷。夕阳刚刚坠入地平线，像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，西天存有的几缕夕色被即将合暮的乌云围妆成一朵盛开的荷花，淡淡浅浅的红是花瓣，丝丝缕缕的黄是花蕊。而周围的天空俨然成了汤汤池水，它们成就了荷花的高雅。

荷田边的公路上，散步的人不少，也有奔跑的脚步。没人的眼光落到荷叶上，人们都在享受一天奔波后的闲暇时光，还有难得的清凉。我像个探路的小偷，貌似静静地徜徉在田边小径，目光却贪婪的在水面上扫来扫去。盛夏季节，荷叶有脸盆般大小，高高低低，错落无序，密密集集，而又形态各异。像撑开的伞，举过头顶的，斜靠在肩上的，也有半撑半收的。微风吹过，绿色的，嫩白色的叶子泛起层层波澜。离路边不过米把远的地方，一朵白色的荷花尚未开放，如墨色天穹上惨白的月亮。再远望，几朵粉红色的荷花似乎要谢了，一大瓣一大瓣的四分五裂，让出黄灿灿的须包裹着的莲蓬兀自显现，像束燃烧的灯芯。

想起最近在看潘军所著的《泊心堂记》。书里是以画说文，画是国画，浓墨浅灰，文呢？随笔居多，同一画题，天南地北，古今通吃，这当然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出来的。文画搭配，相互相衬。潘军爱荷，第一篇就是《写莲说》，绘画的时间应该是浅秋，五竿荷叶炸裂，像在时光里用久了的扇子；一竿莲蓬，能清楚地数出七粒凸起的莲子，似乎用手指头轻轻一叩便会应声弹出。在荷叶下方是摇头摆尾的两条鲤鱼，貌似不经意间的两根线条，却让整幅画面一下子灵动鲜活起来。所谓诗言志，画传意。看上去，潘军画的是秋荷，却并没有节气上的萧瑟，没有从大都市归来住居小城的失落感。而是一种人生意义上的收获，绵绵不绝的满足，一种意气风发的心态跃然纸上。

在荷田边踱了两个多小时，我没带回一朵花，但身上沾了一丝香气，一缕清凉。

儿女们的付出，何足挂齿！

近几年母亲腿脚不便，一手推着胶凳子，在屋里走动。即便到了生命的尽头，我们依然没有尽到为儿女的义务。

几次我把从深圳寄回的风湿药，在家里给她擦药时，母亲每常叫我捞开衣服触摸她那深陷下去的肚脐，空荡荡像一截树桩。

此刻，我的心里徒然添过一丝酸楚和愧疚！而当暑假快要结束时，我总感觉到母亲内心的不安与彷徨。

儿子，再多呆一天吧！陪陪老娘……

她便是这么用乞求的目光望着我，而当我处于沉默不语时，母亲苦笑着挤出一丝笑容，装着毫不在意的样子，说，也好，你去吧，儿子！记得到那里，就打个打电话回来……

母亲转过身来，擦着眼泪，而当我与母亲双目相对时，老人家为不让我看出她内心的难受，故作笑脸说，去吧！儿子，家里有娘在，你放心！如今，母亲走了快五年了，而当我想起这些情景，不禁潸然泪下！娘慈祥的笑容和亲切地微笑永远定格在我的心里。

母亲，如果有来世，让我依然做您的儿子吧！

抚慰人间

柏敏

母亲的微笑

来深圳打工前，我是村小一名代课老师。那时我们母子住在一间旧木屋里。我是在母亲的娘家带大的，由于家道变故后来才回到父亲的出生地。父亲英年早逝，村里的人便以我不是这里的户口为由，而不分给我耕地。

八十年代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，不像现在可以外出打工维持生计。母亲为减轻我们的负担，无奈又回到原籍地。

见母亲居无定所，舅舅们一齐帮母亲打土砖筑了一间土屋住了下来。

母亲有了个落脚地，打心里高兴，凄苦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，她对舅舅们说：“多亏你们的帮助，使我总算有个安生之地啊！”

母亲原来有一间小木屋，由于一场突如其来灾祸而把它变卖了。九十年代初，我随一帮人南下打工，积攒了一些资金，为了让母亲安享晚年，一九九七年我在老家买了一块地，建了一进钢筋水泥的平房。

房子与母亲的土屋相距一条田垌。我把母亲接了过来同住。母亲住上新屋自然乐开了花。她说，感觉挺像住在城里，母亲说的城里就是她去过姨妈在武冈县城的家里，电灯一按满屋子亮堂堂的。

只要母亲高兴，我们辛苦了也值！住上新房后母亲更加忙碌了。我和妻

子在外面打工，一年难得回来一次，孩子们便由母亲照料，吃喝拉撒全靠母亲一手一摸，不但如此还要一边忙地里的活儿。

每次我们从深圳回家，母亲总是带着笑容，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。我知道老人家把一切苦处往自己肚里吞，却在表面上不让我们担心。总是说：“娘累一点不也是这样过来了吗？你们安心在外赚钱，娘累点没关系……”

在母亲的眼里我们一点小成就，她便引以为骄傲和自豪。一天，一位幺叔去丰田牛市时路过我家的背后进屋歇歇脚，临走时，他对我母亲说，这房子很不错，言下之意我没有辜负他的期望，当初也是他牵线搭桥才有了我与妻子的姻缘。

后来我每次回家，娘提到幺叔赞誉之词。看得出娘满心喜悦和满足。她一边说脸上露着微笑。

母亲最容易满足。每次我从深圳寄回补品或零食之类的东西，她留下总是舍不得吃，家里偶有亲戚朋友来，便拿出儿女们寄给她的东西与人分享，并且说道：“你看，我家的孩子们不怕花钱，总是常寄这些东西回来……”说罢，母亲脸上露出欣慰的微笑。

母亲无数次便是这么称赞她的儿女们。其实这些小东西比起老人家对

色后，它便产生了艺术美、含蓄美、深沉美，也就具备了文学的色彩。

而作为人们抒情工具的文学习也会反作用于书法。虽不敢说文学深厚的人书法就一定好，但有深厚学养的人写出来的字就会带有一种艺术性，而且从点画之间就能看出内涵。他们欣赏书法时就会比普通看得更远，理解得更深，也能从中体会出书者的学问气质与人格魅力。

《书概》曰：“书如也，如其学、如其才、如其志、总之曰，如其人而已。”书法中体现着个人的性格，修养，学问，一幅好的书法作品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才情与学问。王羲之书飘逸俊美，如行云流水般舒畅，而在其诗文《兰亭序》中也能找到这种风格。唐寅之书神逸风流、倜傥不凡，在其诗文中也能寻得这种风格的影子。苏轼在中国书画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，同时也是北宋大文豪，对学习书法他曾说道：“学书之道，须识见、学养、功力三者缺一不可。”强调了

学习书法要有广博的学识。黄庭坚以书法名世，同时又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。他曾说：“要须胸中有道义，又广之以圣哲之学，书乃可贵。”也同样重视书法中的学养。

古之书家百余年方出一人，而今之书家一日可达几十人甚至上百人，何也？是因为古人重视书法与学问相结合，加强学养，所以有大成就者少。现在书家只是一味的玩弄书法，心浮气躁，不能静下心来读书，不能体会书法背后蕴含着的才情与学问，这样的书家很难有大作为，大成就。

周星莲说：“作书能养气，亦能助气，下笔作诗作文，自有头头是道、汨汨其来之势，故知书者亦足以恢扩才情，酝酿学问也。”这正说明了书法与才情、学问的紧密联系。书法的背后是才情，是学问。

一个真正懂书法，具有高水平书法的人，必然是一个才情满腹，学问渊博之人。

文化殿堂

夫正

书法的背后

书法的背后是什么？是才情，是学问。

世人看书法，往往带有一种肤浅、平庸的成分。当他们看到字体端正清秀，点画飘逸洒脱的书法作品时，就认为是好的，优秀的。其实，他们还不能够完全欣赏书法，也不能够理解书法背后蕴含着的才情与学问。当然，这并不是在说我很在行书法，恰恰相反，我是书法的门外汉。只是每次与书法接触时，从结体、点画间体会出作者自身所富有的才气与学养，感受着作者带给我们的崇高人格美。

书法伴随着文字而产生，之后形成一门独立的艺术。但书法并没有因此与文学相背离，它们两者有着千丝万缕割舍不断的联系。人情感的抒发要借助于文字来实现，而书法凌驾于文字之上成为一种抒情的工具，它简接的参与了文学。我们知道，书法是一种抽象艺术，干巴巴的线条不会产生美，反而会让人厌烦。但当它运用各种手段将点画、线条加以组合和润